

上指，目眦盡裂。項王按劍而跽曰：『客何爲者？』張良曰：『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。』項王曰：『壯士！賜之卮酒。』則與卮酒。噲拜謝起，立而飲之。項王曰：『賜之彘肩。』則與一生彘肩。樊噲覆其盾於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劍切而啗之。項王曰：『壯士！能復飲乎？』樊噲曰：『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辭！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殺人如不能舉，刑人如恐不勝，天下皆叛之。懷王與諸將約曰：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閉宮室，還軍霸上，以待大王來，故遣將守關者，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。勞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賞，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，此亡秦之續耳！竊爲大王不取也。』項王未有以應，曰：『坐。』

你看他把項王那一種光明正大的態度，和樊噲那一種『目眦盡裂』的樣子，寫得如生龍活虎一般，是何等的氣勢！又如水滸上說：

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，提在手裏，嚇得杜遷，宋萬，朱貴都跪下說道：『願隨哥

哥執鞭隨燈！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。吳用就血泊裏，拽過頭把交椅來，便納林冲坐地，叫道：『如有不伏者，將王倫爲例！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。』林冲大叫道：『先生差矣！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，火併了這不仁之賊，實無心要謀此位。今日吳兄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，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！若欲相逼，甯死而已！弟有片言，不知衆位肯依我麼？』衆人道：『頭領所言，誰敢不依！願聞其言。』林冲說道：『我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，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，爭奈王倫心中狹隘，嫉賢妬能，推故不納；因此火併了這厮，非林冲要圖此位。據着我胸襟胆氣，焉敢拒敵官軍，他日剪除君側元兇首惡？今有晁兄仗義疎財，智勇足備；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。我今日以義氣爲重，立他爲山寨之主，好麼？』

這一段言語，寫林冲慷慨激昂，五步流血的神氣，好像空中打下炸雷似的，這種氣慨，簡直和史公的項羽本紀描寫項羽斬宋義一段，同一精彩。

項羽曰：『將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。今歲饑民貧，士卒食芋菽，軍無見糧，乃飲酒高會，不引兵渡河，因趙食，與趙併力攻秦，乃曰「承其敵」。夫以秦之強，攻新造之趙，其勢必舉趙，趙舉而秦彊，何敵之承！且國兵新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，國家安危，在此一舉。今不恤士卒，而徇其私，非社稷之臣！』而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，即

其帳中斬宋義頭，出令軍中曰：『宋義與齊謀反，楚王陰令羽誅之。』

由此可知氣勢不徒在形勢之整齊，也不徒在響亮與熨貼，實在賴有『熱烈的情感，深刻的觀察，』能把社會的背景，人心的虛偽，世情的冷暖，抉發出來，自然有那『羣山萬壑赴荆門』的勢子。——是在青年學者心領神會，在文字跡象之表，做那誠中形外，篤實光輝的工夫罷了！

第七章 文字的構造

我們要做文，先要曉得文字的構造。曾國藩說：

古聖觀天地之文，獸迹鳥迹，而作書契，於是乎有文。文與文相生而為字；字與字相續而成句；句與句相續而成篇。——致劉孟容書。

又說：

古文者，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，而反之於六經兩漢，從而名焉者也。名號雖殊，而其積字而為句，積句而為段，積段而為篇，則天下之凡名為文者一也。——

覆許仙屏書。

由此可以曉得無論古文今文，文體語體，沒有不是「積字而為句，積句而為段，積段而為篇」的。現在且把他分做：(1)字的構造，(2)句的構造，(3)段的構造，(4)篇的構造，(5)「結論」

第一節 字的構造

我們現在所說的字不只是一個一個獨立的一方塊兒的記號，是包括字羣在內的。因為中國的字，是獨體的，單一的，然而構造意義的時候，却大半是合體的複雜的譬如『天』哪，『地』哪，『人』哪，等等，皆是獨體的，單一的；但是『天子』呀，『地球』呀，『人類』呀，『總統』呀，『革命』呀，『強盜』呀，便是合體的，複雜的了。若是把他們分開，便失了他們合作的意義。所以我所說的『字』是包括獨體的單一的和合體的複雜的字的。

(一) 字的選擇

我們的語言文字，以時間說呢，有五千年的歷史；以空間說呢，有二十一行省的地方，當然異常的複雜；若不慎事選擇辨別，一定不能做出適當的文字；所以要學那天演論家『擇短留良』的手段，用一番取舍的工夫，文字才可以達到文字構造的第一步。

字的選擇分爲(1)有用的字,(2)慎用的字,(3)避免的字。

(1)有用的字

有用的字,是對着無用的字而言。什麼是有用的字呢?

(a)著作家用的

我們做文必須十分明瞭我們所用的語言的意義;要十分明瞭所用的語言的意思,必須求之於說文,字書。但是我們爲時間經濟起見,有時不查字書,說文,儘在從前有名著作家的名著裏面可以得着許多相當的語言——字或詞。這些字或詞都是他們(有名作家)幾經試驗,錘鍊過的,我們拿來用了,最足以增長我們文字的精神。

(b)國民通行的

有名著作家用過的錘鍊過的,固然是優美的了,熟練的了,但未必都

能爲一般人民的文字所採用，所以要國民中多數通行的語言文字。所謂國民多數通行的語言文字，也就是國民文學所採用或所鑄造出來的語言文字。

(c) 現代用的

有了有名的著作家所錘鍊的語言文字，又有國民文學所鑄造的語言文字，似乎可以够用了；其實不然。有名的著作家，固然是給我們許多很優美很有藝術的語言文字，但是在我們通常的文字裏，不見得處處皆適用；就是國民文學所給我們的通行語言，也未必就沒有遺憾。因爲國民通行的，不見得就是現代的；有名著作家錘鍊的，也不見得就是現代普通生括的文字所需要的。所以還要以現代通行的字爲限。

(2) 慎用的字

從前做文，最忌用俗語，所謂「其文不雅馴，摺紳先生難言之。」現在我們生在平民文學思潮洶湧的時代，俗語當然不能排斥。而世界學術，日新月異，徒恃本國文字，絕不能包羅萬有，勢亦不能不開放文禁，以容納外國文字之輸入；不過我們要慎重去用他。

用俗語應注意下列條件：

(1) 寫一般平民生活，以肖其爲人如：

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：「罷了，胡老爹！你每日殺豬的營生，『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』閻王爺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！」——儒林外史。

差人道：「先生！你一個『子曰行』的人，怎樣這樣沒主意！自古『錢到公事辦，火到豬頭爛，』只要破些銀子，把這枕箱買了回來，這事便罷了！」又道：「……他見了幾個『衝心』的錢，這事才得了。我是一片本心，特地來報信，我也只願得無事，

落得「河水不洗船」但做事也要「打蛇打七寸」才好，你先生請上裁。」——儒
林外史。

差人惱了道：「這個正合着古語「瞞天討價就地還錢」我說二三百銀子，你就說二三十兩，「戴着斗笠親嘴差着一帽子」怪不得人說你們「詩云子曰」的人難講話！——這樣看來，你好像「老鼠尾巴上害癩子，出膿也不多」倒是我多事，不該來惹這「婆子口舌」——前書。

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，自心裏尋思道：「……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，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」我直恁地晦氣……」——水滸

那婦人笑道：「怎地這般顛倒說！常言道，「人無剛骨，安身不牢」奴家平生快性，看不得這般「三答不回頭，四答和身轉」的人！」——水滸

你們都說的是「隔壁帳」——儒林外史

死知府不如一個活老鼠。——儒林外史。

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：「你老是一貴人多忘事，」那裏還記得我們？」——

紅樓。

啗們「肱膊折了，往袖子裏藏。」——紅樓。

(2) 家人父子自道其性情，如：

削去頭髮便是他，留起頭髮還是我。——鄭板橋家書。

醫得眼前瘡，剜却心頭肉。——前書。

效伯高不得，猶爲謹勅之士，所謂「刻鵠不成，尙類鶩」者也；效季良不得，陷爲天

下輕薄子，所謂「畫虎不成，反類狗」者也。——馬援誡兄子嚴敦書。

(3) 講學時往往拿習慣的話頭來做偈子，片言隻字，可以傳出道妙：

僕近時與朋友論學，惟說立誠二字，「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。」——王陽明與王

東郭嘗云：「古人惜陰，一刻千金。」一年之間，有許多金子……」——明儒學

案。

「撐起兩根窮骨頭，養和一團春意思」——曾國藩語。

「白手起家，勿在他人脚跟下湊泊」——明儒學案。

他如佛家所謂「佛道是狗矢糞」莊子所謂「道在溲溺」皆是此種用法。

以上的俗語雖說是很有用，但若不加慎重，濫用起來，很足以減少文字的价值。

用外國語應注意下列各事：

(a) 必須外國的語言，中文沒有適當的字可以替代他的時候，以用原字音譯為

宜如佛典所謂『多陀阿伽陀』(如來)『釋迦牟尼』(本起經翻『釋迦』爲『能仁』)本行經譯『牟尼』爲『寂默』)『修多羅』又如章行嚴主張把 Logic 直譯爲邏輯，也是這個意思。

(b) 外國人民地名應直用原音譯成國文，如摩訶，迦葉，阿難，拿破崙，華盛頓，李甯，天竺，歐羅巴，俄羅斯，等皆是。

(3) 避免的字

上邊所說的字或詞第一是完全有用的，第二雖有用却有限制的。後面所說的是無用的字，應避免的。

(a) 粗鄙的字。如金瓶梅九尾龜和其他類似此等書中描寫純獸性生活，爛污不堪，野蠻太甚的字眼，不可引用。

(b) 死字。古人所用的字，到了現在，有許多都失了他們的生命，就

是死字，廢去不用了。如古人叫

兩歲的馬做「駒」

三歲的馬做「駝」

黃白雜毛的馬做「駮」

白色黑鬣尾的馬做「駱」

赤身黑髦尾的馬做「駟」

青驪文的馬做「駟」

蒼黑雜毛的馬做「駟」

黃身黑喙的馬做「駟」

七尺高的馬做「駟」

八尺高的馬做「龍」——參看許氏說文。

現在除了馬駒的『駒』字還照常使用，其餘的都廢掉了。不過於馬字上面加上一些形容詞去做那『駣』『駱』等字的區別，却是作者讀者都便當多了。又如古人叫：

兩歲的牛做『犗』

三歲的牛做『犗』

四歲的牛做『牝』

純色的牛做『犗』

雜色的牛做『犗』

白色的牛做『犗』

黃白色的牛做『犗』

小牛做『犗』——參看許氏說文。

現在除了牛犢的「犢」字還照常使用，其餘的字都廢去了，也只用些形詞在前面做他們的差德，如「黃牛」、「水牛」、「老牛」、「花牛」之類。又如古人之於人身代名詞，單稱的：

第一身有「言」、「叩」、「朕」、「余」、「予」、「吾」、「我」等字；

第二身有「爾」、「汝」、「你」等字；

第三身有「彼」、「其」、「伊」、「他」。

至於三身的複稱則有：

第一身——「余等」、「予輩」、「吾曹」、「吾儕」、「我等」、「我輩」、「我們」等等。

第二身——「爾曹」、「爾輩」、「汝曹」、「汝輩」、「你們」等等。

第三身——「彼輩」、「伊等」、「他們」等等。

若在白話文中，單稱的：

第一身只有一個「我」字；

第二身只有一個「你」字；

第三身只有一個「他」字。

複稱的呢？

第一身只有「我們」兩個字；

第二身只有「你們」兩個字；

第三身只有「他們」兩個字。——參看胡適文存。

這是何等的簡便！就是在文言中，如「印」、「言」、「朕」等，也久已變成死字了。

(c) 專門術語。做文的人有一種習慣。他專攻的是那一科，做出文

字來便不知不覺地用上許多的他所專攻的科學的術語。講哲學的，開口便是什麼「唯心」、「唯物」、「一元」、「二元」或「多元」；講神學的，開口便是「一神」、「多神」、「有神」、「無神」；講科學的，開口便是「原子」、「電子」、「以太」、「歸納」、「化分」和「現象」等等。若是他的文字在說明他各所專攻的科學，自然是應該的；若是普通應用的文字，便不能像這樣了。因為他的目的是給一般人看的，讀的，所用的字，越淺顯越好，越普通越好。反過來說，越帶着專門性質，越減少他的效力。

(二) 字的意義

字是表示思想，傳達情感的工具的，最小的單一體，要思想表示的清，楚，感情傳達的深厚，必須明瞭字的意義。告訴我們字義的有字典，辭典，說文，爾雅等書。但是他們僅僅告訴我們某字是怎樣講，怎樣構造成功的，並

不告訴我們怎樣的用法。而且我們若是字字去查字典，翻說文，對證爾雅，好却極好，不過太麻煩了。況古今的字義，有許多的變遷，順着孳乳寢多，因應時代需要的趨勢，有的古時是這個意思，現在不是這個意思了；有的古時這個字只有一個意思，現在却引伸出來許多意義了。所以專恃說文，字典，也是靠不住。最好的方法是多讀文學的作品，聽名人的講演，看他們對於字的用法，然後參以說文，字典，便可運用自如，不致發生錯誤，或不自然的文字的構造了。

(I) 多義的字。

人類的思想日有進步，生活日益複雜，文字也要隨着進步，隨着複雜；譬如這個『辟』字，本來做『法』字解。說文說，『辟，法也。』引伸之爲『罪』；又引伸之爲『辟除』，如周禮的閹人爲之『辟』，孟子的行『辟』人，『辟』

寒，「辟」惡之類是也。又引伸爲「一邊之義」如左傳說闕西「辟」是也。或又借爲「僻」字，或借爲「避」字，或借爲「譬」字，或借爲「關」字，或借爲「壁」字，或借爲「襪」字，現在復辟的「辟」字，又借爲君主的[？]意思。照此說來，文字豈不是發生大困難了麼？只要留心研究上下的關係，便可「迎刃而解」如：

(1) 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；……太公辟紂，居東海之濱。——孟子。

(2) 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也。——同上。

(3) 不利傳辟者之辭。——荀子。

(4)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：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國，而撫四夷也。——孟子。

(5) 辟也者，舉也物而以名之也。——墨子。

(6) 愚於著論之先，請以一言告讀者曰：「愚非能贊成復辟者也。」——章士釗。

復辟平議

上邊所舉的幾個「辟」字各有不同的意義。但是我們看了「舉也物而以明之」的「辟」字，絕不會把他當做「復辟」的「辟」字解；看了「辟紂」的「辟」字，絕不會當做「欲辟土地」的「辟」字解。這就是有上下文限制他們的意義，讀者可以尋索而得的。還有一段文字，或一句文字裏用字同而義異的，如：

山經之蹊，不可勝由矣；向牆之戶，不可勝入矣。曰：「惡由入？」曰：「孔氏。孔氏者，戶也。」曰：「子戶乎？」曰：「戶哉！戶哉！吾獨有不戶者矣！」——揚子。

何其較且易？曰：「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。如姦姦而詐詐，雖有耳目，焉得而近諸？」

揚子吾子

是是非非謂之知非；是非是非謂之愚。傷良曰讒，害良曰賊，是謂是非謂非曰直——

荀子修身篇

信。信。信。也。疑。疑。亦。信。——荀子非十二子篇。

上邊的「戶」、「姦」、「詐」、「是」、「非」、「和」、「疑」字，「信」字，都是一字多義的例子。此種用法，前人叫做虛字實用，實字虛用。曾國藩說：

何以謂之「實字虛用」？如春風風人，夏雨雨人，上「風」、「雨」實字也；下「風」、「雨」則當作養字解，是虛用矣。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上「衣」、「食」實字也；下「衣」、「食」則當作惠字解，是虛用矣。春朝朝日，秋夕夕日，上「朝」、「夕」實字也；下「朝」、「夕」則當作祭字解，是虛用矣。入其門，無人門焉者，入其閨，無人閨焉者，上「門」、「閨」實字也；下「門」、「閨」則當作守字解，是虛用矣。……何以謂之「虛字實用」？如步行也，虛字也；然管子之六尺爲步，韓文之步有新船，輿地之瓜步，邀笛步，詩經之國步，天步，則實用矣。薄迫也，虛字也；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，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，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，莊子

之高門懸薄，則實用矣……從順也，虛字也；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，其次序即名曰從。如荀伯不復從，豎牛亂大從，是虛字而實用矣。

曾氏拿動詞當虛字，拿名詞當實字，不能謂之犁然有當，已經馬建忠氏及近時學者辨之甚詳，不過我們因此可以曉得一字而兼多義實是自然的趨勢。但是上所舉例，皆係文言，白話文中，此種情形，却比較少了。爲什麼緣故呢？文言中的單字，在白話文中往往變成雙字，如「道」字：在文言裏面，「天法道。道法自然」是這一個「道」字；「道聽而塗說」也是這一個「道」字；「道之以德」也是這一個「道」字。若在白話則不然：第一個道字爲「道理」，第二個道字爲「道路」，第三個道字爲「指導」或「引導」。因此，一字多義的困難，在白話文中，要減却不少。

(2) 同義的字

有許多字，看來好像同意，用去却有輕重。如「攻」、「擊」、「刺」、「打」、「殺」、「攻擊」、「打殺」、「刺殺」等等；又如「仇視」、「痛恨」、「嫌惡」、「憎惡」、「厭棄」；又如「恩」、「德」、「惠」、「賜」、「恩惠」、「恩情」、「恩德」、「恩典」等等；又如爾雅說「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」是「初哉……權輿」等字，都和「始」字同義，又說「叩，吾台，予，朕，身，甫，余，言，我也」是「叩……言」等字，皆與「我」同義。但徵之古籍，各有各的特性和歷史，不可強同——這些字，要想用得恰當，也只有多讀名家的文學作品，多聽名人講演之一法。

(3) 對峙的字

對峙的字，是有反對的意義組在一塊的兩個字，如：

(1) 「大小」職事僧人，各有上賀禮物——水滸。

(2) 上。下。左。右。使。了。一。回。——同上。

(3) 還。多。寡。有。幾。兩。選。金。和。幾。十。本。樣。本。送。與。先。生。——儒林外史。

(4) 那。丈。人。鄭。老。爹。見。女。婿。就。要。做。官。責。備。女。兒。不。知。好。歹。着。實。教。訓。了。一。頓。——

同上。

(5) 若。到。這。樣。地。方。去。看。人。便。是。賞。罰。不。明。了。——同上。

(6) 那。禿。驢。在。那。里。早。早。出。來。決。個。勝。負。——水滸。

(7) 爲。這。病。根。也。不。知。請。了。多。少。大。夫。吃。了。多。少。藥。花。了。多。少。錢。總。不。見。一。點。效。驗！

——紅樓。

(8) 媽。好。歹。快。來。——同上。

(9) 多。早。晚。賞。我。們。幾。張。貼。貼。——紅樓。

(10) 國。之。所。以。廢。興。存。亡。者。亦。然。——孟子。

(11) 天下匈匈數歲者，徒以吾兩人耳。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。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——史記。

(12) 故遣將守關者，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——項羽本紀。

(13) 欲惡取舍之權，見其可欲也，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；見其可利也，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，而兼權之，熟計之，然後定其欲惡取舍，如是則常不失陷矣——荀子。

(14) 榮辱之大分，安危利害之常體——荀子。

由上邊引來的句子，我們可以抽出三個公例：

(1) 事物的全部分內包括有兩種相反的分字或動作時，可用對峙的字，如(1) (2) (12) (13) (14) 各條。

(2) 一件事物裏面有兩種相反的可能性，但暫尙不能斷定其結果時，可用對峙之字，如(6) (8) (10) (11) 各條。

(3) 有時一件事物，雖明知偏重一端，為欲足言者語氣起見，也用對峙的字，如
(3)(4)(5)各條。

(4) 泛稱和特稱的字

泛稱和特稱的字 *Specific and general words* 就是在意義上有限制和無限制 *Definiteness and indefiniteness in meanings* 的字。這也有個區別：

(a) 泛稱和特稱，如『人』是泛稱，自神農、伏羲、黃帝以來，一直到世界末日的最末一個同類各各獨立的個體；然而『神農、伏羲、黃帝』却是單指人類中的各一個特別的個體。

(b) 共名和別名。這一類的字，荀子說得很明白；他說：

故萬物雖衆，有時而欲徧舉之，故謂之物；物也者，大共名也。推而共之，共則有共，至於無共然後止。有時而欲徧舉之，故謂之鳥獸；鳥獸也者，大別名也。推而別之，別則有

這是說以物爲大共名，則人物也；鳥獸，物也；無論飛潛動植，與夫山河大地，莫不納之於共相——物——之中。譬如我們以鳳凰，杜鵑，鸚鵡，黃鸝，等等爲別相，則「鳥」爲共相矣；以豺狼，兇虎，熊羆，麒麟爲別相，則「獸」爲共相矣；以鯉，鯽，鱒爲別相，則魚爲共相矣；以黃黑白櫻等色種族爲別相，則人爲共相矣；以鳥獸魚人爲別相，則動物爲共相矣；以動植礦等爲別相，則物爲共相矣。——這是「推而共之」的大概；至於「推而別之」的方法，不過反其道而行之便得了。如以「物」爲共相，則動植礦爲別相；以「動物」爲共相，則鳥獸魚鼈，或水棲，陸棲，兩棲，和寄生物等等爲別相；以「鳥」爲共相，則鳳凰，杜鵑，鸚鵡，黃鸝等爲別相。如是相推別，「至於無別而後已。」

第一條所說的，是文法上的作用；第二條所說的是思想上——邏輯學

的作用，至爲重要。（參觀杜威的思想之派別）

(5) 疊字

中國的語言，有一個特殊的現象，就是疊字。爲什麼要有疊字呢？就是「言之不足，故長言之」的意思。遇到單字不足以形容感情，滿足意義的時候，便疊字以充實其語氣；如：

(1) 麟之趾，振振公子，吁嗟麟兮！——詩經。

(2) 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。——詩經。

(3) 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。——同上。

(4) 呦呦鹿鳴，——同上。

(5) 皇皇者華。——同上。

(6) 美哉，泱泱乎大風也哉！——左傳。

(7) 商書灑灑爾周書混混爾——揚子。

(8) 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——韓愈的原道。

(9) 恐恐然惟懼人之不得為善之利——韓愈的原毀。

(10) 紛紛籍籍相亂——韓愈的讀荀子。

(11) 麟之為麟昭昭也——韓愈的獲麟解。

(12) 尋墜緒之茫茫——韓愈的進學解。

(13) 豈可使呶呶者早暮拂吾耳搔吾心——柳宗元的答韋立中論師道書。

(14) 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——同上。

(15) 還到那裏瞧瞧他去——儒林外史。

(16) 那江裏白頭浪茫茫一片——同上。

(17) 聚集衆苗子男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——同上。

(18) 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——論語。

把上邊的各例歸納起來，(1)(5)(6)(7)(11)(13)各條的疊字，是形容詞；(2)(8)(12)(14)各條的疊字是抽象的名詞 Abstract noun。(3)(4)(9)(10)(18)各條，是形容動詞；(17)條的是複稱名詞 Plural noun；(15)條的是動詞。這種疊字，白話文中尤其多，隨便翻開紅樓，在第二十四回一六一一七兩頁上，便找着許多，如：『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，』『唏唏哈哈的笑着進來，』『趑趑趑趑潑潑撒撒的。』至於『爺爺，』『奶奶，』『爸爸，』『媽媽，』『嫂嫂，』『叔叔，』『哥哥，』『弟弟，』『姊姊，』『妹妹，』不一而足。用這些字實比那些文字眼兒要天真爛漫的多。

第二節 句的構造

怎麼叫做句呢？馬建忠先生說：『凡有起詞，有語詞，而辭意已全者，曰，

句。』又說：『所謂辭意已全者，卽或惟有起詞語詞，而語意已達者，抑或已有兩詞，而所需以達意，如轉詞，頓讀之屬，皆各備具之謂也。』以我看來，我們集合兩個以上的字去表明一個完全的思想的字羣，就叫做句句的構造，應當分兩步研究：（1）關於思想上的分類；（2）關於修詞學上的分類。

（I）關於思想上的分類

這種句子大概分兩類：（A）平常的句子，僅包括着起詞語詞，已足表明一個簡單的思想；（B）聯合的句子，至少要包括兩個以上的獨立的子句，這種獨立的子句，各有他自己的起詞語詞，若照着修詞學說起來，他們簡直可以算得獨立的句子。

（A）平常的句子

平常的句子，有起詞，有語詞，有時附帶着他們的制限詞。這種制限詞，

或是少數的字，或是短句，或是子句，——馬氏文通叫做「頓」與「讀」——不能一定。若是制限詞是子句，這種子句自有他的起詞語詞，這種句子，便叫做「複雜的句子」；但是他的構造還是和平常的句子相同，不過一個簡單，一個繁複罷了。譬如說：

子悅。

天雨。

這是最簡單的句子，因為他們每句只有一個起詞，一個語詞。又如：

孔子行。

天將大雨。

稍微複雜一點；但是大家還很容易看得出他們是平常的句子。又如：

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——孟子。

牛布衣近日館於舍親卜宅——儒林外史。

二十年頭裏的焦大太爺眼裏有誰？——紅樓。

這等句子好像是複雜了，其實還是平常的句子；爲什麼呢？因爲「不嗜殺人」不過是起詞「者」字的制限詞，「之」字是「能」的受動詞；「近日」是「館」字的時間形容動詞 *Adverb of time*，「於舍親卜宅」是「館」字的補足語；「二十年頭裏的」是「焦大太爺」的制限詞，「眼裏」是「有誰」的空間形容動詞，*Adverb of place* 罷了。他們自己不是子句，自己沒有起詞語詞，依然是個平常的句子。

管仲，曾西之所不爲，而子爲我願之乎？——孟子。

那兩個美人笑容裏很帶着一點蕩意，好像他們若沒有捐住燭台的職務，真要跳下地來，大大的玩一回了。——胡適的短篇小說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薛霸的棍快舉起來，只見松樹背後，雷鳴也似一聲，那條禪杖飛將來，把這水火棍一隔，丟去九霄雲外，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，喝道：『洒家在林子裏聽

你多時！』——水滸。

『曾西之所不爲』一方面做『管仲』的制限詞，一方面他自己有起詞有語詞，成爲獨立的子句，『好像他們若沒有……真要跳下地來……』

是『笑容裏很帶着一點蕩意』的制限詞；『說時遲，那時快』是『快舉

起來』、『飛將來』和『跳出』等動詞的形容動詞，『雷鳴也似一聲』

是『喝道』的形容動詞，而『洒家……多時』是『喝道』的子句，『那

條禪杖……九霄雲外』是制限『跳出一個胖大和尚』的子句。有時這

樣的句子，爲使他簡單明瞭起見，可以極力減削；有時爲使他意義分外充

滿起見，可以極力把他擴充，發揮，其形式雖與平常的句子有長短繁簡的

不同他們構造的骨幹却是一樣。

(B) 聯合的句子

平常的句子只有一個起詞，一個語詞，這起詞語詞或有制限詞或沒有，是不能一定的。複雜的句子雖是他可以包括一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子句，但是他也只有有一個起詞，和一個語詞是主要的，這個句子叫做主句，Principal clause；其餘的皆是附屬或服從他的，叫做從句 Subordinate clause；至於聯合的句子則不然了。一句裏面，至少包括兩個子句，這些子句，是勢均力敵，不相主從的。他們可合可分。合之則爲一句，分之則爲數句。合之則如聯邦，除以共同之意向爲統一的樞機外，各各還保他們的文法上的獨立。分之則儼然各自自成。『都會』此類句子，約分四類：

(a) 排句而意無軒輕的

凡有數句，其字數略同，而句的意義和組織又相類的，叫做『排句』。如：

(1) 抑之欲其奧；揚之欲其明；疏之欲其通；廉之欲其節；激而發之欲其清；固而存之欲其重。——柳宗元答韋中立書。

(2) 朽木不可雕也；糞土之牆不可圻也。——論語。

(3) 國家之敗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寵賂章也。——左傳桓公二年。

(4) 孔子曰：知我者其惟春秋乎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；周

公兼夷狄，驅猛獸而百姓甯；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——孟子。

(5) 五色令人目盲；五音令人耳聾；五味令人口爽；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；難得之

貨，令人行妨。——老子。

(6) 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——老子。

(7)一望的長松；

一望的圍牆；

一望的金鏤；

一望的朱漆殿宇。——草兒日光紀遊。

(8)一派注重種族革命，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撵跑了，不愁政治不清明；一派注重政治革命，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，不愁滿洲人不跑。——梁任公最近講演集。

(9)那穿綠袍的，總司天下毛族，乃百獸之主，名百獸大仙；那穿紅袍的，總司天下禽族，乃百鳥之主，名百鳥大仙；那穿黑袍的，總司天下介族，乃百介之王，名百介大仙；那穿黃袍的，總司天下鱗族，乃百鱗之主，名百鱗大仙。——鏡花緣。一三。

(10)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，姓柴，名進；此間稱爲柴大官人，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。——水滸，八六。